

# 清华 1980 级桥牌队风云桥坛的来龙去脉

▶ 宫力

清华大学 1980 年秋天入学的零字班，在短短几周内组织起桥牌队参加了当学期举办的校内系际联赛，并一举夺取冠军。接着，这支零字班联队入主清华学生桥牌协会，一直到 1985 年夏天毕业离校。这期间清华零字班涌现出多位高手，不仅在读书期间称霸北京桥坛，毕业后在国内外桥坛上继续驰骋获得卓越成绩。这支桥牌队伍是怎么崛起的呢？本文根据多位当年老队员的回忆来记录这段历史。



## 宫力

1980 年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87 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取得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1990 年赴美工作，担任过斯坦福国际研究院杰出科学家、微软公司 MSN 事业部中国分部总经理、硅谷公司 Mozilla 的全球总裁和首席运营官等职。曾任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访问教授以及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拥有 22 项美国专利。现任 Linaro 有限公司全球 CEO。

## 零的突破

上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文革”结束和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北京居民中盛传的一条消息就是邓老喜爱打桥牌，这无疑带来国内特别是北京市桥牌运动的普遍升温。北京市桥牌运动的蓬勃发展，又促进和带动了清华校内桥牌活动的兴起。清华除了教工桥牌队外，学生的桥牌活动由 1977 级学长们热心操办，并且常常举办校内赛事。这里解释一下清华内部术语：传统上某年级的简称是以前年份最后一位数字来称呼，所以 1977 级就是七字班，

1980 级就是零字班。

零字班桥牌从零到一的灵魂人物是蒋毅。蒋毅的父亲蒋智翔是清华力学系教授，也是桥牌界的元老和高手。在“文革”后北京举办的第一次桥牌邀请赛上，当时还在清华附中读书的蒋毅跟父亲搭档。同队另外一对选手为丁关根（多年后曾任中宣部部长）和裴宗沪（中科院著名数学家，我国奥数运动的鼻祖，多年担任中国奥数团的总教练）。二人后来作为国家队员于 1982 年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桥牌锦标赛。蒋氏父子获得邀请赛第二名以后，

蒋毅这位少年选手顿时成了中国桥界关注的焦点，并数次被邀请去跟邓老一起打牌。

1980 年蒋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计算机系，被分配到程 01 班（程代表程序设计，也就是软件班的意思）。负责校教工队的蒋教授和同是力学系的时学黄教授就嘱咐蒋毅要为提高学生桥牌水平做努力。时逢系际桥牌比赛在即，零字班新生刚入校，大家彼此还不熟悉，没有现成的搭档，更不太可能被选进系桥牌队。蒋毅就申请也被特别许可组织一个零字班联队参赛。我因为跟蒋毅



广受欢迎的桥牌运动。图为 2008 全国桥牌千人百团大战赛现场。  
(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同班，听到他询问谁会打桥牌，就自告奋勇。经过短暂磨合，我们俩就成了零字班桥牌队的第一对搭档。

跟蒋毅相比，我的桥牌学习之路就太业余了。从小受周边环境影响，喜欢下象棋。小学开始被选送到北京市少年宫体校篮球队，每天下午都要训练，少年宫有个很强的围棋队，而围棋室就在篮球训练场外面，路过的时候经常会看几眼，于是我就对围棋产生了好奇心，甚至还订阅了《围棋》杂志，有时间就打打谱。对纸牌的密集接触，则是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之后，那会儿为了防震，大家都住在外边空旷地方临时搭建的“抗震棚”里，我们海军大院好多居民都住在大操场上。加上北京的学校推迟秋季开学，给

了我们这些学生无穷的空档，一时间围着大操场有一堆堆打牌的。我“拱猪”和“三先”的技术从那个时候开始渐入炉火纯青的佳境。1980 年高考结束后，父母不再约束我，碰巧同楼几个已工作的年轻人和在校大学生都热衷桥牌，我的牌底子又好，就加入他们，没日没夜地坐在门洞旁打桥牌。就是这点功底，加上凑巧和蒋毅同班，给我在桥牌路上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一个参加复式比赛的桥牌队至少要有四位选手。蒋毅和我之外，还要在全校 2000 多名零字班同学中再寻觅一对。正在不知如何寻找之时，第二对选手竟然自己找上门来，真所谓千里寻他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精仪系零字班的刘滨辽经历跟我类似，

高考完的那个夏天，迷上了桥牌。他自己经常跑到当时桥牌普及活动的热点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去凑热闹。那里是打双人桥牌，必须一对选手才可入场。刘滨辽碰巧撞上了化工系七字班的学长史明。学长和还没进门的学弟就搭成一档，切磋牌艺。入校后，学弟继续找学长打牌，并从那里听说零字班要组建联队参加比赛。他想试试报名入队，可是只有自己不够，还需要自带零字班搭档。他所在的精仪系学生宿舍在 11 号楼，同楼住的还有自动化系。他的发小也是北京五中同学李军（多年后曾任清华大学信息研究院院长）考上了自动化系，宿舍就在楼下。入校后刘滨辽就常去串门，这样结识了李军同宿舍的刘欣。刘欣毕业于人大附中，从小跟着父亲学桥牌，加上母亲和哥哥，一家四口正好一桌。这样二刘就顺理成章结成搭档。据说当时刘欣跟刘滨辽表示说桥牌只能业余时间打，学习必须放首位。而刘滨辽是打牌玩命随叫随到那种，就担心万一刘欣忙起来自己没牌打，随后找到五中同学、无线电系（现电子系）零字班的石丰，一起练牌，也同时叫上正一起和石丰在学牌的同班同学曾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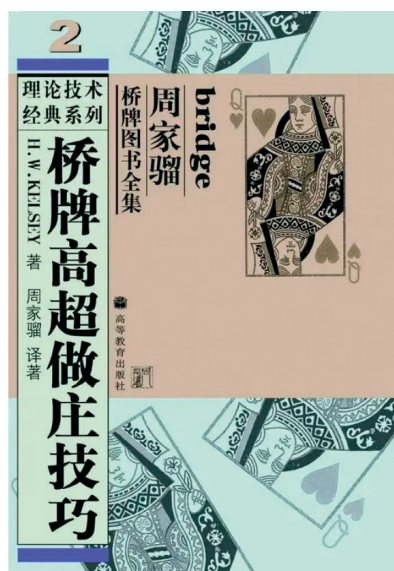
等刘滨辽联系上我和蒋毅，距离比赛只有短短几周时间了。我们三对搭档：蒋毅和我、刘滨

辽和刘欣、石丰和曾平，六个人抽空训练与磨合，然后就匆匆上场了。分组预赛中，用蒋毅的话就是打得“踉踉跄跄”。那时候各个系队基本是以七字班同学为主，所以我们这个零字班联队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先是出线了，并且在实战中配合得越来越好。加上蒋毅每次比赛后都会复盘和指点，等我们进入决赛，零字班联队强势获得冠军，这已经完全没有悬念了。七字班老大哥们也因此拱手让出了清华学生桥牌协会，由蒋毅任新主席，我们零字班联队的队员为协会理事，我们这六位选手组成的队伍后来被称为“元老队”。

前面提到的力学系教授时学黄老师则兼任了我们的领队，为清华学生桥牌的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除了我们参加各类比赛时老师总是亲临现场指导外，他还帮我们争取到很多代表队待遇，譬如有些现金补助，有时外出比赛学校派车接送。此外时老师还找学校安排了在校内南7楼的地下活动室作为我们的训练基地，里面有很多个房间，很适合每屋一桌安安静静地打桥牌。

## 整齐阵容

一个正式经常参加比赛的桥牌队，即使有六位选手也还是比较紧张。桥牌比赛每小时打八副



桥牌书籍

牌，一轮下来至少十六副。一场比赛一般好几轮，所以常常一打就是大半天甚至更长时间。而一场大型比赛则要连续打好几天。不仅比赛中间需要换人休息，还要考虑到生病或者功课繁忙无法参赛的情况，所以最好有八位甚至更多的常规队员。我们后面几位选手的产生，跟前面一样的随机。

在接下来不久的一次校内比赛中，工物系零字班的一对选手张宏和张韧被系里七字班学长邀请代表工物系出赛，跟我们直接交过手，留下了好印象，就由刘滨辽去联系，把他们两位拉进来。张韧是在高考前后，和高中班里几个对桥牌一知半解的同学凑起来打。入学后班里张宏、叶宗男、钱大可和他凑一桌，靠着董齐亮的《桥牌入门》和周家骝的《精

确体系叫牌法》两本书，边学边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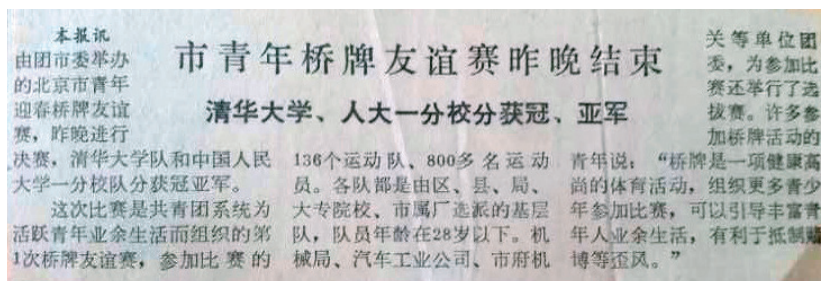
随着桥牌在校内的开展，我们周边出现了更多热爱桥牌的同学。最突出的是化工系零字班的杜培刚和土木系零字班的高正明。其中高正明的桥牌启蒙情况跟别人很类似，就是高考后在居住的交通部大院里听说了桥牌，跟着孩子头入门，再找书进一步学习。而杜培刚的故事则更富戏剧性。他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去北医探望高中同学，看到宿舍里《新体育》杂志上介绍了桥牌，这些内容激发了他的兴趣，就跟北医的同学开始学桥牌，后来跟北医桥牌队打牌。北医的队长认识刘滨辽，就介绍了杜培刚去认识。刘滨辽觉得杜培刚才入门不久，水平不灵，就让他去找另一位化零同学先练练。杜培刚试了一下，感觉跟这位同学打牌频率对不上，就继续东寻西觅。这时候北医的一位牌友把杜培刚介绍给自己的高中同学，于是在清华土木系零字班的李海成了杜培刚桥牌路上的又一位师傅，也通过李海认识了同为土木系的高正明。也是通过李海，认识了他高中牌友，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胡向文（后面还会提到）。

杜培刚追求桥牌的路途虽然有些曲折，但他凭着自己的执着和努力，打牌不分昼夜，水平指数性提高。我们这届清华桥牌队

里大多数人都是骨子硬脾气大的性格，最不怕的就是挑战或者叫板。从蒋毅开始，叫牌时常是艺高人胆大的冒叫，明明打不成局的牌，硬是能凭技术和胆量做成，而杜培刚则把这个精神发挥到极致。

一次比赛中对阵某著名高校的学生队，看着对手的傲慢姿态，杜培刚火上心头，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直接声明给对方说后面剩下的三幅牌，不管拿到什么牌，我们都叫三无将（编者注：指在无将的情况下，比标准墩6墩多赢3墩，即难度更大的赢得比赛的方式），而且奇迹般的居然都做成了。这绝活儿杜培刚后来居然还重演了一次，碰巧是对阵同一个名校的教工队，忍无可忍了就宣布剩下的七副牌都叫三无将，而且都“摸”成了。

我们有时候也自己对阵自己。在1982年的学校比赛中，我们分成两队参战。一队是蒋毅和刘滨辽，加上石丰和曾平。另一边是我和刘欣搭档，加上张宏和张韧，由刘欣挂帅队长。结果刘欣队压倒蒋毅队取得冠军。最近大家回想起这一幕，最佳评论是“蒋毅挂帅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也是这次比赛中，杜培刚跑到土木系鼓动李海，加上任洪春和高正明，组成土木系队，最后成绩第三，仅排在两支校队之后。从此，杜



1983年北京青年报文章记载迎春杯赛事。

培刚和高正明就逐渐介入桥牌协会的活动中。

因为我们新生一入校就要准备打比赛，没可能通过更科学的办法来选拔队员。虽说选人的过程比较随机，但从高校和北京市的比赛成绩来看，随机组合的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1983年春节我们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北京市迎春杯青年桥牌赛并获得冠军，这次比赛的参赛者不仅限于高校，而是包括了北京各个行业 and 单位。

1984年底，北京举办了第二届双鹤杯桥牌公开赛。杜培刚作为参赛队长，加上蒋毅、刘滨辽、张宏、高正明。因为凑不齐别的队友，就外带了北京广播学院的胡向文。由于条件有限，赛期中都住在杜培刚家，睡沙发和凳子。吃饭则是白开水对包子，再加维生素片补充。赛程中力克强劲的火车头队，两战两平名列全国前茅的北京男一队和男二队，并小比分战胜著名的北京女队。最后一场对阵当时比赛积分最高的文化宫队。清华出场为杜培刚加高正明，刘滨辽加胡向文。而文化

宫队前不久刚刚获得全国职工大赛冠军，风头正健。由于文化宫队领先太多，清华队必须把对手打成负分才可能在最后一轮翻盘。文化宫队觉得宝座已稳，坐在牌桌上就大谈得冠后准备怎么庆祝。这下惹火了杜培刚，直接呛了对手几句。他接着激励其他队友，干脆甩掉包袱，凶狠出击。这场牌从头到尾火药味十足，前半场清华大比分领先，下半场气氛更加紧张，围观者众多。杜培刚回忆自己坐着腰都直不起来，因为后面看牌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往前挤。最后清华队经过艰苦奋战，果然绝处逢生，赢得冠军。

大学期间，由于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全程参与所有的赛事。有的到了高年级就很少参加活动的，也有毕业后继续发展并达到国家级桥牌水平的。凑巧的是，本文中提到的这十个人全部是来自北京的考生。蒋毅是清华附中，我是161中学，民国时期叫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刘滨辽和石丰是5中，刘欣和曾平是人大附中，张宏是实验中学，

张韧和杜培刚是二中，高正明是171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跟北京市桥牌运动推广得较早有关系？

### “清华标准”

打桥牌分为叫牌和打牌两个部分，都十分重要。叫牌通常是按照某个约定俗成，学名称为叫牌体系，这样两个搭档才可以顺畅沟通，争取叫到最佳位置。国际桥牌史上有很多叫牌体系，各有千秋。而牌手的选择也是百花齐放，各有所爱。当时国内最普及的是自然叫牌法，一般初学者都是从这套体系开始。再讲究一点的也许用精确叫牌法。这两种体系都有国内出版的教材。我在大院楼下学打牌也是用自然体系。

从我一开始跟蒋毅搭档，他就介绍了一种体系，叫美国标准或者戈伦标准，因为这个体系的发明人叫查尔斯·戈伦(Charles Goren)。这个体系当时已经在北美广泛使用并在世界多个国家流行，但在国内几乎没什么传播，我们也从没在牌桌上碰到过用戈伦体系的对手，除了清华教工队以外。蒋毅和父亲就是用这个体系，并提出了不少改进。经过他们改良的美国标准就成了清华1980级桥牌队的叫牌体系。为了学习这套体系，蒋毅从父亲那里



2015年校庆期间聚会。(从左到右)前排：范小风，蒋毅，宫力，刘欣；  
后排：杜培刚，高正明，石丰，钱大可，张韧。

借来了戈伦教科书的英文原版，这是我进清华所接触到的第一本英文原版教科书。

随着清华教工以及学生桥牌队在北京市不断取得好成绩，这套改良的美国标准叫牌体系也被普遍称为“清华标准”。

### 异类群体

清华学生桥牌队大概是校内唯一一个既是体育代表队又是学生社团的组织。作为社团，我们兼任了在校内推广普及桥牌活动的任务。我们开办了多期桥牌讲习班，领队时学黄老师也不惜花很多个人时间来主讲。我们自己写讲义，油印后装订成册发给同学们。记忆中，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一万两千多人，其中桥牌协会的注册会员就有几千人。尤其零

字班桥牌普及程度很高，好多班级全班都爱好桥牌。

桥牌协会的任务之一是在女生中推广桥牌活动。当时比较活跃的几个人松散地组织成了清华女队，参与的人也不是很固定。其中只有两位是零字班的，也是女队的老班底，工物系的范小风和宋茜。范小风看到同班男生(包括张宏和张韧)打牌，开始接触并喜爱上了桥牌。宋茜的父亲会桥牌，她看到过父亲和朋友在家里打牌，入校后被范小风拉去打桥牌。很巧她俩也都是来自北京的学生，分别毕业于实验中学和北大附中。她俩除了参加桥牌活动也都是校体育队的活跃分子，范小风曾在跳远队和女排，而宋茜则在全能队、女子手球队以及滑冰队。



2017年校庆期间聚会。从左顺时针方向：胡向文（北京广播学院），张宏，蒋毅，张韧，刘欣，高正明，刘杰（北大），宫力，刘滨辽，杜培刚。

说桥牌队是异类群体，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伙人相对自成一派，很多事情上不太理会别人怎么看自己。譬如，这些人几乎个个打牌上瘾。前面说过了刘滨辽是随叫随到，其他人也是打起牌经常通宵达旦。那时候学生宿舍晚上十点半熄灯，为了打牌，这帮人满处找有亮的地方。高年级时我在系里做学生工作，住在宿舍楼把角的学生办公室，里外套间，里间住两个学生干部，外间是办公区。最重要的是24小时不熄灯。记得那两年杜培刚常常晚上带队来找我，借外间打牌。

打桥牌比赛，每一轮比赛（加上来回路上）至少大半天，而且回到宿舍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牌，走马灯似地一副一副的重演。

训练和比赛也意味着常常缺课，不免影响考试成绩。记得有一次被校学生会主管社团的负责人叫去开会，批评我们桥牌队的学习成绩。当然，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应付办法。譬如，平时打牌不要命的刘滨辽，考试前的两个星期打死了也不摸牌，以确保门门过关，毅力就是那么强。

## 离校之后

五年大学生活一晃而过，桥牌队的成员大都离开了清华，剩下我一个人在系里继续读研究生。没了昔日的牌友，我也不再上牌桌。只是在全校研究生桥牌比赛时担任过总裁判。

1987年秋天到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却意料之外地给了我一个梅

开二度的机会。剑桥大学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1209年创建。当时不分科，用现在的话说那会儿都是神学专业。学校由不同的学院组成，譬如著名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就出了牛顿、培根、拜伦等无数世界级大师。后来逐渐有了现代的科系，但学院系统仍然保持。这套系统也被学习到哈佛、耶鲁等学校。近些年来清华宣布成立的四个书院看起来也类似这个结构。我所在学院是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是剑桥比较早的学院之一，成立于1496年。

在学院新生酒会上，认识了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法律系新生，来自新加坡的Leonard Goh。他入学前是新加坡国家少年桥牌队的选手，到了剑桥不甘寂寞，想寻个桥牌搭档。这样我就再次巧合性地与同学组合。由于我俩都是牌场老兵了，只是稍微对了一下叫牌法，也没有找人试打几副练手，几天后就参加了剑桥市的双人公开赛，而且第一次出征就一举拿下冠军。在另外一次比赛中我作为庄家成功地打出了一副双挤压，事后Leonard觉得很有趣，还写出来发表在当地报纸专栏上。

我俩出名以后，被邀请参加了剑桥大学学生桥牌队的训练。那边的学生队除我以外清一色本

科生，而且跟清华的运作方式完全不一样。平日不训练，但每个周末两天全天十几个小时打牌。我作为博士生，在一个初来乍到而且语言不过关的地方，还要适应完全没见过的研究环境，第一年末还要面临博士生资格考核，实在是陪不起每个周末打牌这个节奏，到了第二学期就自动撤了。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回到竞技牌桌上。

本科毕业就离开清华的几位队友，则是排列组合成好几支队伍，转战北京和国内赛场，有几个人还参加了北京队。他们频繁取得优异成绩，在全国比赛中名列前茅，成了国家级桥牌大师。蒋毅和高正明搭档获得1998年全国双人赛亚军。高正明和杜培刚搭档赢得1992年优胜杯冠军。之后高正明作为北京队一员获得1999年全国甲级队联赛亚军。张韧1990到1993年在北京男队服役，获得过全国甲级联赛公开组冠军。他还在桥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论述。他毕业后拜裘宗沪先生为师，老师的一句话对他影响很大。“如果你叫的局都打成了，你一定丢了不少能成局的机会。”

张宏大学一毕业就留学美国，桥牌瘾头只增不减，只要开车能到的比赛，一般不会缺席。他搭档前清华女队的戴彬（不是

零字班的），成绩显著，获得美国桥牌联盟的终身大师称号（Life Master）。张宏开玩笑道，那是他到美国后拿到的第一个学位！他在桥牌水平非常高的美国多次参加比赛，获得的奖杯摆满了一大桌，包括美国乙级联赛的奖杯。

范小风1985到1988年在北京女队效力，1988年在北京友谊杯赛事上荣获女子冠军。出国后打过一阵俱乐部比赛。宋茜毕业几年后先是留学英国曼彻斯特，接着旅居德国。一路上也时常在学校和当地俱乐部打牌。

我们在校期间，清华与北大常常对阵。北大的学生队主要由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学生组成，包括了好几名全国竞赛获奖者。现在还流传为佳话的一次对抗赛，双方各出八对牌手，共十六对，打循环双人赛，地点就在我们的训练基地，南7楼地下活动室。比赛结果，清华取得第一到第八名。当时北大的头号选手赛后评论说，我们这一对发挥挺好，在北大里面排第一。这个比赛传统近年来演变成每年底的正式对抗赛，叫做超级京华杯，从2017年开始已经举办三届，清华目前总比分2:1领先。我们老队员里，张韧非常关心年轻一代的发展，每届都赶去助威。

随着各人事业和家庭的发展，大部分年轻时的战将都已淡出桥

坛。2015年清华校庆时这些昔日牌友重聚一堂，回忆往事，聊起了不少当年的好笑故事。杜培刚说他有一次参加比赛，自己组织了一个“清华队”。到了赛场，遇到老对手，一位桥牌界的元老。该元老问，“怎么没看到蒋毅？”杜培刚回说蒋毅没在队里。元老马上义正辞严地指出，“没有蒋毅，怎么能叫清华队！”

## 梦归故里

弹指一挥间，从清华1980级桥牌队组建到现在已经40多年。感谢清华计算机系1983级学妹、校全能队主力卢旭红的鞭策，经过与文中讲到的当年牌友的共同回忆，把这段小历史记录下来。

虽然我们中间出了几位著名的国家级桥牌大师，桥牌在我们这些人生涯里都不是主线。男队队友中，石丰不幸因病于2016年辞世，这篇短文也算是对他的一份纪念。

参加清华桥牌队无疑对我们的人生带来不少影响。不仅锻炼了头脑，还扩展了朋友圈。因为新冠疫情被困家中，正好有机会回顾这段历程，给几位老朋友造就了多联系的契机，也带来不少默契的微笑（和狂笑）。我们约定下次校庆时再聚北京，再来一桌！